

《财富》评选的**75**本商务人士必读书之一

“其自信的商业写作手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沸腾的岁月

The Drama and Crashing Finale of Wall Street's Bullish 60's The Drama and Crashin

The Go-Go Years

[美] 约翰·布鲁克斯◎著

20世纪**60**年代，美国股市狂飙突进，
崩盘与兴起并存的**10**年！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沸腾的岁月

20世纪60年代，美国股市狂飙突进，崩盘与兴起并存的10年！

[美] 约翰·布鲁克斯◎著

万 丹◎译

The Go-Go
Years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沸腾的岁月 / (美) 布鲁克斯著, 万丹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6.9

书名原文: The Go-Go Years

ISBN 7-5086-0728-7

I. 沸… II. ①布… ②万… III. 股票-证券投资 IV. F837.12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94852号

The Go-Go Years by JOHN BROOKS

Copyright © 1973, 1985 by JOHN BROOK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OLD OBER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6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沸腾的岁月

FEITENG DE SUIYUE

著 者: [美] 约翰·布鲁克斯

译 者: 万 丹

策 划 者: 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43千字

版 次: 2006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6-4000

书 号: ISBN 7-5086-0728-7/F·1061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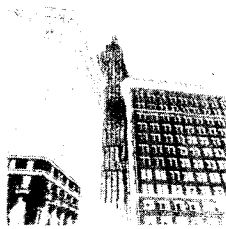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序 言

“可以想见，本书或许是为‘华尔街’时代撰写的最杰出的著作之一。”约翰·布鲁克斯这样结束了他关于20世纪60年代华尔街的著名专著。然而，我们都知道这一预言的结局。在华尔街时代，关于华尔街的书一本本不断涌现。自《沸腾的岁月》1973年首次出版以来，关于华尔街的书可以填满一座小型图书馆。仅仅是过去数年，我就收到过许多关于高盛（Goldman Sachs）、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美林（Merrill Lynch）、贝尔斯登（Bear Stearns）、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迈克尔·斯坦哈特（Michael Steinhardt）和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的著作的手稿、大纲或出版意向书。一个名叫维克多·尼德霍夫（Victor Niederhoffer）的华尔街三流经纪商都发表了一本四百多页的大部头自传，取名《投机客养成教育》（*Education of a Speculator*），然后很快在投机中弄丢了饭碗。现如今，没有哪本关于钱的书会被出版商认为微不足道，或者构思糟糕。

布鲁克斯本人对这种状况也负有一定责任。他正是率先证明了一个门外汉也能进入华尔街，写出翔实的长篇故事，并让仅受过一般教育、基本上对金融一无所知的外行人也能看懂它的记者之一。《沸腾的岁月》就是这样一本书。



The Go-Go Years

沸腾的岁月

关于华尔街的书呈现出这样一种特点，那就是读完后你会掩卷叹息，对自己说，事物的变化越多，就越会保持不变。〔或者像布鲁克斯毫无疑问会对他的《纽约客》(New Yorker)的老读者们说的，“越变，越没变”。〕在本书中，有大量让你产生如此感想的描述。当股票市场一路飙升时，一些为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风潮观察家所熟悉的角色登上舞台。继60年代富达基金(Fidelity)的杰拉尔德·蔡(Gerald Tsai)之后，有了90年代富达基金的杰夫·维尼克(Jeff Vinik)。在索然离群的对冲基金经理A·W·琼斯(A. W. Jones)之后，人们在乔治·索罗斯的身上看到了他的影子。在60年代拼命捞钱的市场人之后，是90年代拼命捞钱的市场人。布鲁克斯写道：“在商业禀性根深蒂固的美国，不存在足够强大的内在稳定机制，不论精神上的还是操作上的，使人们能够眼看着竞争者攫取新的生意而自己不去抓住它。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宁愿在一片混乱中暂时赚得盆满钵满，也不愿意少赚一点而维持长远的秩序和理智。”

但对约翰·布鲁克斯今天的读者们来说，有意思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与60年代市场的不同。比如，在布鲁克斯的书中没有能与今天的科技股票真正对应的东西。没有国外市场，没有债券，甚至基本上没有计算机。另一方面，所有那些在今天关于华尔街的著作中不值一提的白人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纽约股票交易所(NYSE)及国会——在布鲁克斯的书却彰显了它们的作用。

下面谈谈本书的道德问题。《沸腾的岁月》从道德角度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的一系列离奇事件：罗斯·佩罗(Ross Perot)一天损失了4.5亿美元；索尔·斯坦伯格(Saul Steinberg)妄想——当然远远不敢真的尝试——收购化学银行(Chemical Bank)；埃迪·吉尔伯特(Eddie Gilbert)诱骗一些富人投资于他运营不佳的投机企业，最后同其他市场失败者一样消失于巴西。现在看来，他们是多么温顺啊！至少对于我来说他们已经失去了让人吃惊的能力。很明显，作者认为他笔下的人物处于没有止尽的堕落和救赎的循环中。但当代的读者必须不断提醒自己，谁堕落了，以及为什么他需要救赎。在本书的故事中，道德至少有一部分是缺失的。

这或许有助于解释《沸腾的岁月》一书最令人奇怪的特点：它的基调。通过那些可爱的、成分复杂的长句子，读者仿佛可以看到作者的眉毛弯成的漂亮曲线，布鲁克斯似乎可以感到，你，温柔的读者，是一个满腹学识、本能地反



对这些……投机者……的人。布鲁克斯的声音，首先是老派堡垒的声音。布鲁克斯想象他正在对话的读者，正是在过去30年从金融世界消失的轰动一时的角色。现在，华尔街有谁会投机大惊小怪？谁会反对大公司收购？没有人，或者，即使有，此人也一定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小岛上，以至于股市的消息绝不会传入他的耳朵。

最后，《沸腾的岁月》是一本不应该以阅读其他华尔街经典著作的方式阅读的书。你读这本书不是为了寻找当前在过去的影子。你读它是因为它对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的事物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如果说布鲁克斯的老派堡垒的终结将意味着华尔街的终结的观点使他偶尔错误地看待了事物的话，至少他是以一种有趣的方式犯错。“华尔街作为一个社会单元的命运不是被改革结束，而是被机械化结束。”他在本书即将结尾时写道，“20世纪70年代初，已经有大量的股票交易不是在天窗下的交易场内面对面地进行，而是在相隔数千英里、坐在闭路电视荧屏前的人之间进行……华尔街将把自己转变为毫无人性的全国性自动售货机，这或许会对投资者更加公平，但作为美国的一个微观世界，它将失去大部分趣味。”

这一描述完全正确，但预言却大错特错了。在短短25年时间里，华尔街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微观世界。

迈克尔·刘易斯 (Michael Lewis)

The Go-Go Years

目 录

序 言 VII

戏剧高潮

第
一
章 1

这一天，他的股票投资在账面上损失了4.5亿美元。他在账面上仍然有近10亿美元的身家，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这一天的损失，抵得上美国五大慈善基金以外的所有慈善基金的总资产；比除纽约以外的任何城市的年度福利预算都多……

公平交易

第
二
章 19

杰克逊明确表示，他不会让事情就这样结束。后来，明显是麦考米克支持者，因而也是杰克逊的政敌的博克莱特，把杰克逊拉到一边，用某种钦佩的口吻说：“大卫，你回家去，对你的弗里茨说她嫁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第
三
章

最后的盖茨比

41

作为一个社会人物，吉尔伯特的生涯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金融生活的面貌。他几乎本能地完美体现的生活方式，是一个人们曾经熟悉但现在已经褪色的美国式生活方式：喜欢空想和自我毁灭，盲目追求风险，喜欢在午夜驾车狂飙或匍匐在赌博轮盘旁，最终遭遇毁灭，不是偶然的毁灭，而是这种生活方式所固有的毁灭……

第
四
章

繁荣时光与不安的躁动

61

自相矛盾的是，使美国股市第一次成为由机构主导而不是个人主导的市场的基金，重新赋予个人以权利和名望。在1929年达到顶峰，而至此已经消失了30年的华尔街明星时代，即将再次到来。新的明星将是投资组合经理们，他们为共同基金进行投资决策……

第
五
章

北方风暴

77

此后，事情就变得容易了。美国机构投资之王都被擒获，属将自然会不战而降。现在，兰伯特公司可以对基金经理们说：“如果美国钢铁和福特基金会都认为没问题，你们怎么会有损失呢？”“我们都是胆小的人。”几年后，他们中的一个怯懦地承认……

第
六
章

Go-Go的诞生

93

蔡在富达很快就出名了。他总是打扮得无可挑剔，一张没有表情的脸冷漠得像佛像一样。他的表现俨然一个精明决断的以短期收益为目的的选股高手，在各只股票当中游刃有余，来去自由，他与它们的关系绝不似婚姻或者哪怕试婚，而更像是一个与戏子混在一起的浪子……



联合企业财阀 111

联合企业，和妓女一样，从一开始在道德上就名声不好，因此需要一个委婉些的称呼。在它们最繁荣的几年里（大约1966~1969年），有人说它们代表了一种着眼于未来的企业形式，摒弃了传统企业经营的刻板；有人说它们是“冷酷的资本家将金融妖术玩到极致”的最新方式；还有人说它们“对工业的贡献就像邦尼和克莱德对银行的贡献”……

可怕的后台 135

后台办公室的管理者似乎完全不知道这是一场全新的游戏，还像过去一样喊着“安全”和“出局”。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手下感觉不到对公司的忠诚，也不想竞争提升。他们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职员觉得工作时开玩笑和聊天完全是他们的权利，或者为什么对于出色的工作给予的适当表扬招来的却是玩世不恭的反应……

如日中天的Go-Go 153

年轻人的缺点在于不宽容，年轻人统治则使华尔街一直尊崇的品质——年龄和经验遭到排斥。再不可能有什么社会变迁能够更加深刻地撼动传统的华尔街。那么，价值观的突然逆转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是好事吗……

大冲突 169

截至1968年12月，里斯科股票在5年的时间里增值了5410%，使它成为同期500家最大的上市公司中增值比例最高的股票，成为毫无疑问的沸腾年代的股票之王。但我们的金融冒险故事还没有讲完，相反，才刚刚开始。勇于冒险的里斯科为60年代最大的，对防御者来说则是最头疼的企业征服冒险做好了准备……

第

十

一

193

章

滑铁卢前夜的狂欢

如果说在股票市场历史上有一件事情确定不移的话，那就是新股狂热永远是危险繁荣的最后阶段——是对即将到来的灾难的警告，就像周期性呼吸异常是死亡的信号一样确定，但这种危险并非不可克服。如果人们的头脑能够冷静一些，记忆长久一些，不论大小投资者，专业还是业余人士，都能够通过注意这些信号、避开新股票、减少投资从而躲避危险……

第

十

二

217

章

1970年大崩盘

一年半内3 000亿美元的损失分摊到3 000万投资者头上——这就是沸腾年代酿成的苦果；联合企业及其鼓吹者的协同效应和“2加2等于5”的理论酿成的苦果；投资组合奇才们搅拌客户资产酿成的苦果；富有创造力的会计师们编造的盈亏线故事酿成的苦果；每周两股的承销商向股市倾倒垃圾股票酿成的苦果；股票推销商为了赚取快速佣金充当掮客酿成的苦果……

第

十

三

231

章

挽回体面

直到1970年，华尔街才出现了第一家通过向公众发行股票从外部获得融资的经纪公司，纽约股票交易所甚至需要改变章程，才能使之成为可能。和大部分不良商业行为一样，华尔街过时而荒谬的融资方式在顺境中尚可维持，但是，只要一丁点儿的不幸发生，就能暴露它们的脆弱……

第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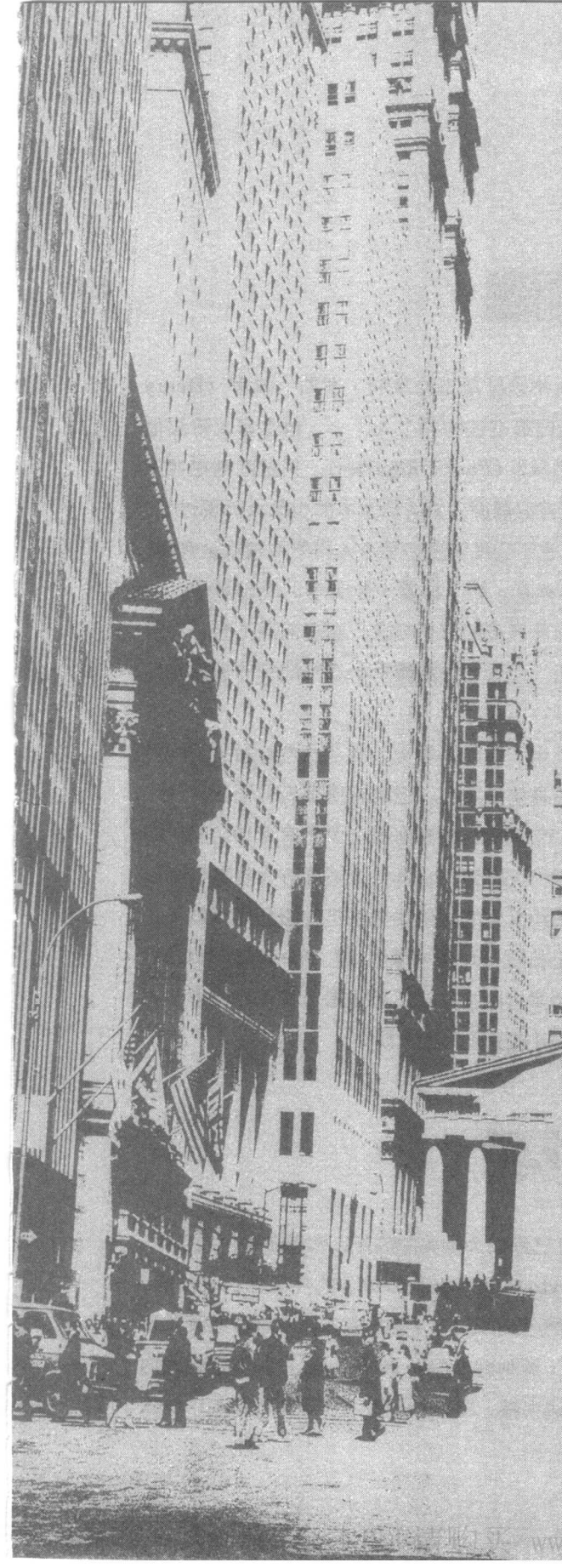
四

257

章

沸腾的岁月

《福布斯》杂志的一篇文章则暗示公司的利润业绩——股市繁荣的基石——是另一个假象。根据《福布斯》的估计方法，索尔·斯坦伯格的里斯科公司，沸腾岁月的股票之王，在其股市的辉煌年代没有产生过任何净利润……



The Go-Go Years

第一章

戏剧高潮

这一天，他的股票投资在账面上损失了4.5亿美元。他在账面上仍然有近10亿美元的身家，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这一天的损失，抵得上美国五大慈善基金以外的所有慈善基金的总资产，比除纽约以外的任何城市的年度福利预算都多……



I

1970年4月22日，来自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亨利·罗斯·佩罗（Henry Ross Perot）正值40岁。尽管已是美国最有钱的几个人之一，但在富人阶层他仍是新人，还没能登上《普尔工商名录》（*Poor's Register*），只是刚刚在《美国名人录》（*Who's Who in America*）首次露面。只有他家乡的少数人听说过他。许多在飞机上碰巧坐在他身边的人，也不会发觉他特别令人印象深刻或是有趣。他身高勉强有5英尺半，眼神天真而率直，脸上挂着一丝笑容，鹰勾鼻子，一口得克萨斯东部山区口音，留着网球草坪般的海员短发，喜欢滔滔不绝，对爱国主义和童子军一类的事情抱有热情。他看上去就像一个不错的有前途的年轻人，或许正在做着推销员。

然而就在这一天，在佩罗身上发生了美国金融史，甚至西方金融史上一件划时代的事。这件划时代的事不能说是值得羡慕，但肯定值得人们记住。这一天，他的股票投资在账面上损失了4.5亿美元。他在账面上仍然有近10亿美元的身家，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这一天的损失，抵得上美国五大慈善基金以外的所有慈善基金的总资产；比除纽约以外的任何城市的年度福利预算都多；不仅在数字上，而且在实际购买力上超过了J·P·摩根（J. Pierpont Morgan）1913年去世时的全部家产。就实际购买力而言，这还可能是工业革命使得私人能够大量积累财富以来，人在一天中可能遭遇的最大损失。

2

这一天是地球日。环境问题最近已经成为全美的热点，尤其在年轻人当中。一群在参议员盖洛德·纳尔逊（Gaylord Nelson）领导下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把4月22日选做全美致力于消除一切污染的日子。（像罗斯·佩罗这样在股票市场上攫取大量账面利润的人也被视为某种污染吗？很有可能。）在华盛顿的内务部大厦前，1 200名年轻人边游行边大喊：“远离石油！”“停止污染！”抗议



政府给石油生产商的合约，因为他们的经营被认为带来了污染。在纽约、芝加哥和费城举行了多达25 000人参加的反污染集会（后来人们知道，联邦调查局对此进行了监视）。在明尼苏达州的布卢明顿市，前副总统汉弗莱督促联合国建立环境机构，抗击全球污染，而在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伯奇·贝（Birch Bayh）号召建立国家机构来“像征服太空那样征服污染”。内政部长沃尔特·希克尔（Walter Hickel）是位真正的环境主义英雄，很快就因为他的环境观点被职业杀手杀害了，而当时他正在他的家乡阿拉斯加州接受英雄般的欢迎。在纽约，孩子们骑自行车上学；大群心情愉快的人在没有机动车的第五大道上欢呼；在第17大街，人们从长达一个街区的聚乙烯管中呼吸“纯净的空气”；如此等等，整个公众的舆论炮火顷刻间转向了一个政客们所不熟悉的方向。同一天，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在间接提到尼克松总统不愿成为第一个输掉一场战争的美国总统的声明之后，评论道：“他可能成为第一个输掉一个星球的美国总统。”

所有这些行动和情绪抵抗着自美国南北战争以来发生在4月的最强的灰色情绪。对梅莱大屠杀^①的揭露就在5个月前；就在同一天，4月22日，在纽黑文市即将发生支持黑豹党^②的骚乱性冲突，并将很快蔓延到东北部所有大学；骇人听闻的美军入侵柬埔寨就在8天之后，而国民警卫队杀害肯特州立大学学生案就发生在12天之后。这一波灰色情绪，与越来越近的全国经济衰退的种种迹象一起，导致了股票市场的恐慌。虽然这次恐慌远远没有超过1929年10月的地步，但在很多方面已与之相似。1969年全年，道琼斯普通股工业平均指数几乎一直在下跌。进入1970年，继前三个月坚守阵地之后，道琼斯指数陷入严重的溃败，至4月22日已比16个月前的高峰时期下跌235点。更糟糕的是，道琼斯指数反映的只是一部分问题。利率已经上升到接近历史最高的水平，这让新的房屋建设和工业扩张变得不现实。美元在国际市场上也遭遇困境，外国人手中的美元数量已经大大超过美国黄金储备。华尔街一百多家经纪公司面临破产。至于道琼斯指数，虽然在建立之时，是由被认为能够敏感而准确地反映市场动向的老牌蓝筹股组成的，但现在，它真实反映股票市场状况的能力已经大打折扣。一个更好的例证是，到1970年5月，一个包含一股纽约股票交易所所有上市股

① 梅莱是越南南部的一个村落，这里的三百多名手无寸铁的居民，其中包括妇女和孩子，在越南战争中遭到美军的大屠杀（1968年3月）。——译者注

② 美国的一个黑人组织。——译者注

票的投资组合，价值只剩1969年年初的一半。领导1967年和1968年市场潮流的市场宠儿——大型联合企业、计算机租赁商、引领技术的电子公司、特许经营企业——从巅峰陡然滑落。它们不是像道琼斯指数一样下跌25%，而是下跌80%、90%甚或95%。这就是1929年的征候，它预示着另一次大萧条，而这种萧条不仅仅由绝望情绪导致，而是由各种经济因素促成的，因此，这是一次实实在在的萧条。

1929年商业和金融业表现出来的征候，已经足以让人们不但赞同桑塔亚那（Santayana）的观点，也就是忘记历史的人必将重蹈覆辙，而且赞同普鲁斯特（Proust），从某个角度来看，他写过的一部书似乎通篇都在说人类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不过是假象。

在1929年大崩盘之前，金融界的巨头们反复强调类似1907年的金融危机不可能再出现，因为联邦储备系统具有保护作用；在1969~1970年的大崩盘之前，又一代人持有重复的观点，认为不可能发生1929年那样的金融危机，因为联邦储备系统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具有保护作用。而在这两次崩盘之前大约8年，都出现了市场暴跌（分别是1921年和1962年），然后市场进入更加大胆投机的时期。这两次，都有急于尽可能利用大众对普通股永不饱足胃口的金融家，用最少的现金建立摇摇欲坠的庞大投机金字塔。1929年之前，它们被称为投资信托公司或控股公司；现在，它们被称做联合企业。两次都出现了市场操纵者，公众却奉他们为金融先知。20世纪20年代，被公众赋予预知未来股票价格的超自然能力的，是耶西·L·利弗莫尔（Jesse L. Livermore）。

这两次，都有一些掌握内部消息的人，图谋利用内部消息和市场技巧操纵股票价格，从而欺骗公众。20世纪20年代，这些市场操纵者被称为联营基金经理，到了60年代，他们被称为投资组合经理。（令人奇怪的是，虽然20年代的联营基金和60年代的高回报基金即使不是非法的，也明显是不公平的，公众却没有对其表现出异议，只要能从中赚钱就行。）这两次，华尔街的边缘领域都出现了道德松懈，并且逐步蔓延到华尔街权力与名望的中心。1926年，未来的纽约股票交易所总裁开始了一系列侵占他受托保管的基金的行为（而公众直到十多年后才知道这一点）；1929年，大通国家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总裁通过卖空本银行的股票将400万美元中饱私囊。在华尔街60年代的弄潮儿身上，没有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行径，或者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未被发现。但在1926年，J·P·摩根的一名合伙人震惊了整个金融界，而此前人们一直认为摩



根家族受到了上帝的庇佑。这位合伙人公开吹捧通用汽车的股票，而他的公司本身与该股票有很大的利益关系。40年后，1966年，华尔街遭遇了同样的震惊，因为人们获悉，两年前，J·P·摩根的子公司摩根担保信托公司（Morgan Guaranty Trust Company）的一名重要副总裁，在半个小时内买进或者授意买进了1万股得克萨斯湾硫磺公司（Texas Gulf Sulphur）的股票，而这明显是因为掌握了该公司在安大略发现大量新矿的内部消息。

这样的类比还可以在许多有趣的细节上展开。两次大崩盘发生时都是共和党人当总统，他们都当选于经济繁荣的顶峰时期，都非常重视商业发展。两次大崩盘发生后，总统都在白宫与华尔街的领导人一起举行了精心计划又大肆宣传的会议。最后，两次崩盘都导致了疯狂的互相指责。

当然，这两次崩盘也有很大的不同——不仅后一次崩盘没有导致灾难性的全美经济萧条（虽然情况确实很严重），还有性质和社会意义上的差别，这正是本书的主题。如果将1929年的大崩盘与1969~1970年的大崩盘进行比较，人们甚至能够发现卡尔·马克思的著名论断，那就是历史第一次重复时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

3

这年春天，就在地球日以及罗斯·佩罗的“坠落人间日”之后不到3个星期，华尔街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战场。1970年5月6日，星期三，美军入侵柬埔寨刚刚一周，肯特州立大学案件过去仅仅两天，全美80所大学因学生和教师罢课完全关闭，另有三百多所学校的学生抵制上课。纽约市的大部分中学和大学都计划在5月8日星期五关闭，以筹备抗议活动。在所有的学生反战游行示威计划中，有一场将在华尔街举行。6日，星期三，一小群身着白衣的医科护士学校的学生和教师来到华尔街进行和平示威。他们受到了三一教堂的唐纳德·R·伍德沃德（Donald R. Woodward）的热烈欢迎，这是一位富有年轻活力、热爱和平的牧师。在交流过程中，师生们建议，考虑到华尔街地区白天的庞大客流量，可以在三一教堂建立一个午间急救中心，因为三一教堂自殖民时期就屹立在华尔街的一端，在地理上正处在金融区的中心——尽管没有成为它的精神中心。师生们说，如果三一教堂愿意提供场地，他们将负责组建急救中心，并配备志

愿人员。牧师充满感激和热情地接受了这一提议。急救中心正式启动的第一天就是5月8日星期五——回想起来，这一巧合简直是天意。

星期五，5月的纽约一个寻常的潮湿、寒冷、令人眩晕的早上，从大约7点半开始，数百名男孩和女孩从华尔街的两个主要地铁站——位于大通曼哈顿广场的第7大道百老汇站和位于百老汇与华尔街交汇处的列克星顿大道站——涌出。他们大都来自纽约大学、亨特学院和各个公立高中，这些学校在这一天都关闭了。最后，他们的人数达到1 000人，全都涌向金融区的中心广场，也就是布罗德街和华尔街的交汇处，在一群早就守候在那里的警察的严密监控下，进行示威。但学生们似乎并不打算找警察的麻烦。在细雨中，在乔治·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的联邦大厅立柱下，面对这令人生畏的摩根帝国曾在其中运筹帷幄、影响国家命运的大理石建筑，他们振作气势，提出他们的要求。他们的要求与几天前纽黑文市的几个激进的青年领导人在一次秘密会议中达成的一样，现在正在东北部数十所大学的校园里传开，这并不令人奇怪。第一，美国立即从越南和柬埔寨撤军。第二，释放国内的所有“政治犯”。毫无疑问，这指的是因被控参与折磨和谋杀亚历克斯·拉克利（Alex Rackley）而入狱的黑豹党成员，拉克利是一名被指为警察眼线的黑豹党成员。第三，停止一切大学资助下的以军事为目的的研究工作。与1970年春天的许多次学生游行不同的是，这一次完全是非暴力的。事实上，学生们表现得非常配合，到了中午，雨过天晴，他们的情绪更好了。大部分的游行者坐在人行道上听演讲者演讲。

11点55分：突然，从广场的四个入口同时涌入了大量建筑工人，就像训练有素的奇袭部队。他们许多受雇于附近的世界贸易中心工程，他们褐色的工装和橘黄色的安全帽此时看上去像某种制服。他们许多拿着美国国旗；有的人带着建筑工具，穿着重重的靴子，很明显，这是他们的武装。后来，有人说他们之所以行动整齐划一，是因为有两个戴灰帽穿灰色套装的人用手打信号指挥。他们差不多有200人。

当他们冲过坐在地上的学生人群时，人们看清了他们的两个目的，一个是把国旗插在联邦大厅（又称国库大厦）门前华盛顿雕像的基座上，另一个是破坏游行，并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暴力。为了第一个目的，他们边向雕像前行进边高喊，“向前进，美利坚！”“不爱她，就离开她！”在台阶上，他们遇到了少数警察的阻碍。由于在人数上对方占有压倒优势，警察很快被推到一边。国旗



被成功地插上了雕像基座。为了第二个目的，建筑工人们不停地用棍子、拳头、靴子、螺丝起子和钳子殴打学生。他们在金融区的狭窄街道上追赶尖叫的男女学生，只要够得着就拼命打。他们从三一教堂的前门撕下代表刚刚建立的急救中心的红十字旗。空气中充满了怒吼和哀号，以及血腥暴动的气息。勇敢的伍沃德牧师在自己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一直守在三一教堂前门，指引受伤者去里面的急救站。有两次，由于害怕教堂被侵犯，他命令关上大门。

三一教堂里面正在举行圣餐礼，恰巧是为了悼念在肯特州立大学事件中遇害的学生和在越南战争中死去的人们。参加圣礼的人先是听到从街上传来的越来越大的骚乱声；随着圣礼的进行，他们看到不断有流着血的学生走过或被扶着走过礼堂边上通往圣器储藏室和牧师更衣室的通道，年轻的医生和护士已等在那里为他们处理伤口。一共有50名游行者在一三一教堂的急救站得到治疗，另有23人由于伤势过重必须送往比克曼市中心医院治疗。

此后一个多星期，华尔街到处是警察，人们仿佛身处法西斯国家。

这场规模虽小但程度激烈的暴乱，浓缩般地反映了全美国在那一时刻的悲剧。在这场令人沮丧的事件中，专业人士的华尔街，金融和法律的华尔街，权力和上流社会的华尔街，似乎站在学生这边。也许是出于普通的人性，也许是出于阶级情感，华尔街的牛派和熊派更加同情鸽派，而不是鹰派。莱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合伙人罗伯特·A·伯恩哈德（Robert A. Bernhard）也在交易大厦遭到袭击，他在试图保护一名被殴打的年轻人时，被一名建筑工人用钳子严重打伤头部。往北几个街区，一名年轻的华尔街律师在抗议建筑工人时被推倒在地，遭到踢打。但大部分华尔街的权势人物都没有参与这场争斗，他们不在华尔街头。与1920年导致3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的据说是无政府主义者策划的著名华尔街爆炸案一样，1970年的骚乱也正好发生在邻近正午的时候：而不是午餐时间。街上出现了喧哗，高楼里的每一个人（或者职位高得拥有一扇窗户的人）都往外看。市场没有受到影响，华尔街的大部分精英们只是从高高的安全的窗口看着这场屠杀。

实际上，他们也做不了别的；即使他们冲下来，加入混战，也起不了任何作用。然而，这一天，华尔街的精英们充当看客的做法却有着极具象征意义的一面：诚然，他们同情弱者，同情手无寸铁的人，同情和平爱好者，但是，他们袖手旁观——充满惊奇和恐惧地，从俯瞰可爱的（从他们的角度看）上湾地区的窗口往外看。此时的上湾地区，岛屿被郁郁葱葱的树木覆盖，来来往往的